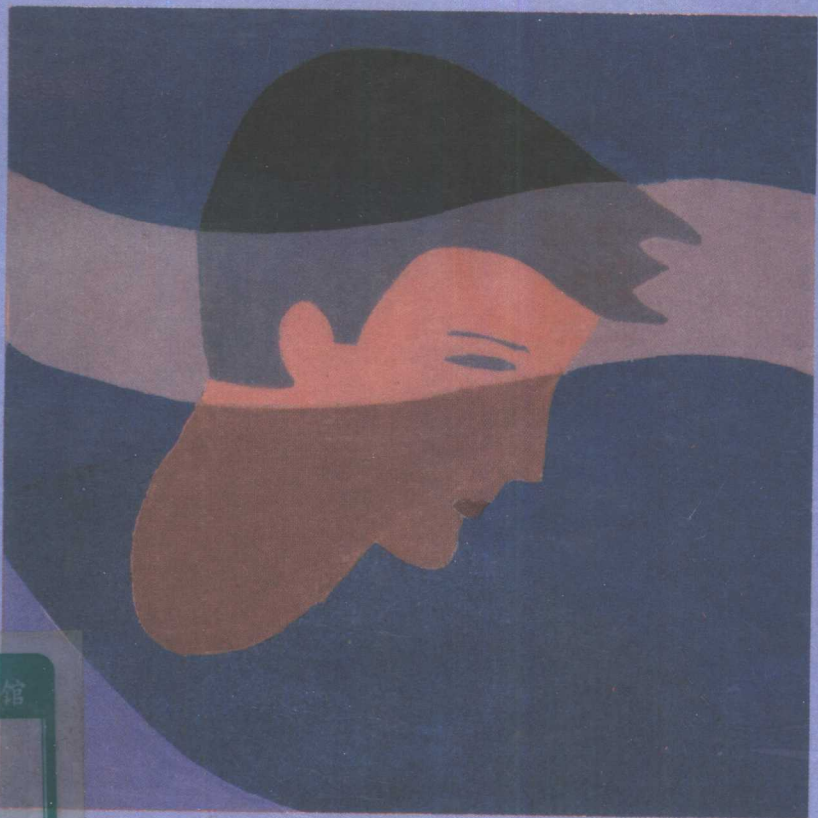


流年

香港·钟晓阳 著



图书馆

流 年 香港 钟晓阳 著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北京印刷一厂印刷

787×1092 $\frac{1}{32}$ · 5 $\frac{5}{8}$ · 117,000

1985年6月第1版

1985年6月第1次印刷

社目: 127-199 书号: 10309·91 定价: 1.30元

目 录

流 年	1
二 段 琴	81
荔 枝 熟	155

流 年

一

小时候，他就住在她家后面，有个名堂，叫黄竹街的一条死巷，横七歪八乱停着私家车，车头窗个个标着电话号码，有谁让挡着了打个电话便把车主叫下来。下去是笔坡，一堵旧式唐楼的楼墙，望上去可以看见她家阳台，野猫的出没地带，正中横架着数支晾衣竿，晾着些贴身的和装饰的衫裤，很有些庭院闲逸的味道。墙上栏着锈结的铁丝网，护着一排污枝垢叶的盆栽，长得再蓬勃，也不过是直发电成了爆炸装，在这种市器地方，其实是堕落风尘。偶尔，一藤万年青姗姗地长出墙垣。去她家还得往右转，楼下开片磨刀店，常时一条大汉汗衫水湿“斥错斥错”地磨。门前便是繁荣的大埔道，听说是香港最长的街道。

江家和叶家通家相识，没有人记得是打哪年哪月起的。然而他和她并不算如何青梅竹马玩在一起。她小他五岁，——他少年她童年，他青年她少年，长长到底赶不上。但她的兄弟姊妹当中，他独独与她要好，这倒是真的。他去了，还没有坐住，她已经一溜爬到他腿上坐定，象一只招宠的小花猫。她母亲出来看见了便喝叫她：“小晨，羞不羞呀，

多大了，一屁股就往人家信哥哥腿上坐。”此外他只限于过年过节去去罢了。

是他先搬走的，一搬搬离得好远。接她来家玩过一次，他已是堂堂中学生，膀膊一敞分明的虎背熊腰，合街坊小儿火拚篮球场，她一旁守着她那把羽毛球拍，伸着舌头舔那木框框。他过去问她：“想打羽毛球是不是？”她大大地摇摇头来，高高扎起的马尾也大表赞同地摇个起劲。后来她问他：“你几磅？”他说：“一百四十四。”她骇笑，脑海中经不起他的重量。是一百四十四没错，可能是十二乘十二的关系，记得那么清楚。

两个长长渐大了，她家楼下的磨刀店，换了一片刻图章的。那时他母亲觑着他们要好，常打趣说将来不如亲上加亲，虽然这个亲，顶多是个曾为近邻之亲，但也由她说：他母亲的确很喜欢叶晨，尤其叶晨出落得十分标致可人，又聪明，又有音乐天分，太太群中没有一个是赞叹的。他自知自己在叶晨母亲心目中形象也不坏，起码一直是很勤奋向上的清贫学生，老实做事，本分做人，不砸杯泼茶的女生的朋友；没有意见，斯斯文文的小客人。可是说到亲上加亲，她不见得有那份心，一来小孩子长大了是个什么样子眼前难论，更兼叶先生在银行做事，顺手试做些投机生意，发迹比江先生来得快。虽说江先生靠着他那点出入口，也赚到了新建卫星城市的一个单位，然终不似叶家一搬搬到半山区，顷刻晋升为上流社会人士。及后两家疏远了，亲上加亲这种助兴笑话说出来只有败兴，于是便从此绝迹。

幸好叶家也算是穷苦挣起，不似那些暴发户的一朝一

夕，保存了固有的厚道，与江家往还辞色依旧，反而是江先生另有想法，不太热中了。他儿子潮信与叶晨的一段佳话，算是告一段落。

潮信中六毕业赴美深造，和叶晨的二哥结伴同行，不同的目的地。机场中根本没机会和叶晨多讲话，左左右右是他母亲忙忙碌碌，他仅来得及叫叶晨乖乖读书听话。临入闸，他思量再和叶晨讲一句，偏是一地里没寻处。江叶两家哄一下子分头找都没有找着，不知野到哪儿去了。他全身上下挂搭着大衣提袋，一脚高一脚低地走了。

江潮信起来“砰”一声关上门，因为楼梯上有脚步声，同屋住的外国人回来了，人来人往地门户大开，他说什么都不习惯。

“就这样？”香伦说。

他点点头，一仰脖子灌了几口啤酒。

“还有没有通信？”她问道。

“早就没有罗。”他在床沿坐下又说：“起头通过一两封，唉，跟她说什么，要不是你要我的旧照片看，想都不会想到讲她。”

他把照片从香伦手中拿来，自己又看一看。那照片是一年江叶两家上太平山玩，他和叶晨合拍的。叶晨坐在她父亲青身黑顶福特牌四门房车的车头上，他站在她旁边。那天阳光想必很好，两人脸上都汪着金汁似的阳光，肩并肩，朝着任何一个看照片的人笑。这就是所谓往事吗？

“你千里迢迢的尚且带在身边，可见你并没有忘情。”香伦分明不肯抛下题目。

“什么？”潮信结眉道。女孩子就是这样，八千里外的事，轻轻松松讲成咫尺之间。他把照片丢到一边，顺势一塌躺倒在床上，啤酒罐往肚腹上一搁。

香伦正盘膝床上吃她从香港走私出来的鱿鱼丝，平睡着脸，嘴大张着一根根往里送，一似在吃着无数鱼饵，经潮信这样泰山崩于前般地一塌，褥子一弹一弹的，床上那团鱿鱼丝里的碎碎纷纷弹出来了。她连声叫嚷，边清理边说：“预先声明，今晚上你盖了一被子蟑螂，可不是我的错。”

“我来美国这么久，还没见过一根蟑螂须。”潮信道。

“那有什么奇怪的，蟑螂须比蟑螂小那么多，看得见蟑螂，可未必看得见蟑螂须。”说着噤哩啞啦掌掴着他的腿股，威逼他腾出位子让她掏那碎肉。

他笑起来，手一招道：“不怕，要是蟑螂国大举侵袭，我割地议和，班大队并吞邻国——你的香闺。”

香伦刚要发作，潮信忙不迭以手作盾道：“好，好，就我一个单身匹马去避难，收不收容？”

她哈哈笑道：“今天还不让我见识到你的另一面？”

“哪一面？”

她接近他道：“不老实的一面。”

厮闹间，外面电话铃响，香伦乱着跳床赴地抢去接，却让同屋住的捷足先登，潮信取笑她道：“不用你那么……”句犹未了，楼下的外国人高声喊香伦听，她临急临忙还腾出功夫回头报仇：“说下去呀！”拢拢头发出去了，就在近门的分机听。

香伦的大嗓子，不由得他不听到，是个典型的约会电

话，时间地点人物。但她的事，她不主动说，他也从不过问，不好显得踩她盘子似的。殊不知此着只有婚后适用，这种本该浙江醋作为主要调味的时期，他迫不及待使了出来，注定收到反效果。香伦暗地里就恨他凡事不闻不问的。

香伦进来说：“姚倩芸想让我陪她去参加迎新晚会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姚倩芸呀，我表妹兼密大新丁，国际中心不是见过？”她没好气地地下了一大堆注脚。

“哦。”他记起来了，顶讨厌那个女孩子的。刚一见面不分敌友，先亮起名校出身的防护招牌，又翻转茶壶似地诉苦不迭，什么头天就患上严重思家病，恨不得背插双翼回香港，环境生疏，一切不习惯，更不习惯自己的不习惯……这种人，试问有什么资格过留学生活。

香伦兀自说：“等一下我们早点出门，先去接姚倩芸，再去参加迎新晚会。”

潮信道：“怎么又拉扯上我，我连迎新晚会都不一定会去。”

香伦道：“喂，说好去的呀，我还有一大堆老婆饼核桃酥要请同学会的人吃。”

潮信道：“哎，不要说我说你……”他却没有说下去。

香伦心里明白，她的此类善举，他总解作处处逢迎，甚为不屑。她待要激忿理论，一转念，却把那冲冠之怒的硬功夫生生煞住，矜默起来，歇一歇道：“那我们分头去好了，我自去和姚倩芸会合，迎新晚会去不去由你。”

潮信知她心中不快，正在那边改变主意，见她这样，就算了，随手扔掉啤酒罐，略一滚，整个人上了床，掀开

窗帘往外张望，道：“天阴阴的，可能会下雨。”

她拍拍他的腿招呼他抬起来，把他压着的那包鱿鱼丝拿到手，临出门说：“要不要过来拣两块喜欢的饼留着吃？”

“不了。”他顿一顿又道：“替我留两块马仔就行了。”

她径往自己的房间去了。

潮信一觉睡醒，房里黑沉沉的，外面正下着大雨，香伦想是去了，屋子里有一种贴地的静。他没来由感到些阴昧的难过，看着连天粗线条的雨，仿佛伏在一帘瀑布之后，犹豫着，不能决定哪一边才是洞天。他起来冲一冲身，换了衣服出去，懒得带伞，索性又冲一次身。

大雨天常会给他一种捷如滑鳅的快感，他走走跑跑起来，两只皮鞋迅速地轮流打在雨地上，咯吱咯吱响，有如两尾气促促吐泡沫的挞沙鱼。他从南界域街出来，不到五分钟到达迎新晚会会场，暂不思进去，贪图散散心，便逛到希尔街，转东大学街，复转南大学街，一路雨势不减，全世界象一座正在哗哗换水的金鱼缸，可惜漏底，怎么放都放不满。南大学街将尽，前头一顶花伞下走着两个东方女子，他稍稍留了个神，中间是密密挤挤好心肠急急要下完的雨，好不阻隔他的视线，然而他不停步跑过去了，其中一个突然唤住他，回头看时，不是别人，巧巧却是俞香伦和姚倩芸。

他抢先说：“怎么搞得那么晚？”

香伦道：“不晚呀，晚会八点才开始。”

他倒一怔，还以为自己睡到很晚呢，笑道：“我现在一点时间观念都没有，现在几点？”

香伦看看表：“八点十分。”

她这一看表，潮信想起什么，刚想问，香伦却说：“懒到出油呀，又是你说会下雨的……”

他自管自承接思路问：“你的饼呢？”

香伦道：“还好说呢，这么大一场雨，又没车子，我又要接倩芸，来来回回的岂不都湿了，看看怎么再打算吧，横竖密封着也不怕搁。”她“咦”了一声道：“你怎么会走这条路？”潮信正感为难，香伦话锋一掉向倩芸道：“你们见过了，呵？”

倩芸说：“见过。”看不过他站在雨里，叫香伦把她的伞借他。她们现在撑着倩芸的伞。

香伦道：“由他去，他是自虐狂，不受点罪晚上会做恶梦，担心他呀，他没被淋死，你倒已经气死了，我是过来人，遇害中得经验。”她话里虚虚实实，九曲九折点出他们关系非浅，旁人休生覬觐之心。

潮信暗笑，虽然觉得她过分，然而此中不无慰悦。不见得他江潮信就那么有魅力，香伦肯不嫌弃这样为他托大。

他紧接着说：“我先走一步了，待会儿见。”说毕向西跑去了。

会场门首挑出两块大白布招，红字写着：“欢迎校园新丁，大家高高兴兴。”潮信一进门，门口的张建义大声传令道：“落汤鸡一只。”里面有人得令，提着一条鸡腿奉送上来，大家你推我搡笑做一堆儿，都往里面去了。潮信勉强咬两口鸡腿，弃掉了，开一罐啤酒慢慢喝着。不久光景，俞姚二人也就到了。

香伦马上展开她的社会关系的稳固工作，诅咒着这天

气有多么不做美，害她一大提饼带不了来，只得囤着，再囤些时，怕不被她吃光了……众人同情而谅解地笑着，一面揣度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才吃到那些饼了。潮信这时才发现她穿的是那件宝蓝斗篷，回想起来，方依稀记得她刚才手里挽着点东西，想是防它雨淋了，冒着九月风雨的飒凉也不穿上。她喜爱的东西，她是真的很当心。她说过那斗篷是她的服装设计师哥哥帮她裁制的，粗沉的呢绒衣料，滚淡蓝边，大披大摆，灯光下，遥遥然犹如一尾伏地滑行的魔鬼鱼，欲把翅尖所及尽数兜罗于鳍翼之下；栖停一隅时，翅垂翼收，就象在物色对象，俟机出动。

他是去年这个时候认识俞香伦的，她是会计系二年级生，他是建筑系三年级生，碰巧选上同一门课，下课是中饭时间，使顺理成章一起吃饭，头一次还是她作的主动。照说早该见过的，但同学会的活动他不大参加，因此不曾得见，校园里错肩而过是有的。他一看她就猜着是香港来的，要不就是美国华侨，她说她东南亚国家一周地里打转，仍不能肯定他的来源。两人开始你约我我约你，就这样要好起来的。那时她住在柏克顿街，他住现在的南界域街，两处相距不远，寒假后他那里空出房间，便让香伦搬了来住。

潮信一旁喝着闷酒，香伦在灿烂的灯光下笑靥明媚，那笑声仿佛是在水深处冲射的即将爆炸的鱼雷，整片会场，充满了渺渺的震动。他到此尚自纳闷怎么会和香伦好上的。香伦社会性格外强，不费气力，周围就都堆着朋友，她言笑其中，机警、灵活、庆幸的是不脱孩子气。她深明社会关系的重要，这些人将来难免各行各业，先打个交情底子，

哪怕只有三寸浅，办起事来也顺手方便得多。也许她不至于就抱着那种目的，然而，过分热诚的人，往往使人觉得是玩手段，不容易得人信任，因为世上有小人之心居多，自然以为人家一例皆是小人之心，管你千般热诚，照样编派到小人之心一栏里去。不过香伦着实给他一份全新的刺激，为要应付她，不得已把自己的舌剑唇枪全副装备齐整，磨利擦亮……有时未免累了点，而且还不止这些。

这样想着，香伦已摇摇地向他步来了，斗篷底下抱着手，把胸脯鼓得高高的——不知道是右手搭着左手，还是左手搭着右手。在那一大片深色的羽扇型的斗篷下，两只手完全与外界隔绝，不为人知的动作在进行着。

她向潮信道：“怎么一个人站在一边？”

他搂住她的肩笑道：“被你打入冷宫了，有什么办法？”

香伦道：“你为什么不过来，非要我过来不可？我才真是被你打入冷宫了呢。”

潮信道：“我看你忙都忙不及，哪里还有工夫应酬我。”

香伦白他一眼道：“你这句话是讽刺呢，抑或吃醋？”

潮信笑道：“说你受大众欢迎。”

香伦道：“受了大众欢迎，却还是不受你欢迎，我的本领就有限得很罗。”

潮信哈哈笑起来。

香伦四下里张望一下道：“那个张建义真是的，怎么也不过来陪你聊聊？”

潮信道：“他是主办人，哪里还脱得了身。”

香伦睨睨他道：“你这人也不要谁也不睬，将来有事求着人家了，就有得你受的。”

潮信道：“我才不操心呢，我的社会关系以你为前线，你的朋友爱屋及乌，见我有难，是不会见死不救。”

香伦仰笑起来，又正色说：“你不要以为我是故意打关系，你明知道我喜欢热闹。”

“我知道我知道。”潮信拍拍她肩膀道。

香伦接着问：“那你为什么不和我一齐也热闹一下？”

潮信无言以对，香伦把手从袖缝里伸了出来，拉住他那只执啤酒罐的手，说：“来嘛，你也不用说话，就人堆里站一站，象征式一下也好。”因而拉着他向人群中去了。

次日早晨，香伦陪姚倩芸去买教科书，潮信自去银行办事，约在欧力氏书店门口会合。银行里的事不需要多少时间，潮信赖床赖到日头高高，快开学了，整幢房子的新旧住客全搬了进来，走上走下，木板木梯咚咚作响，有人在隔壁浴室洗澡，是个刚起床的；对房的犹太人在大声讲电话，窗外传来一阵阵的爵士音乐；洗澡的人重重地跺两脚，这是暗号，通知下面厨房的人别关掉热水喉，不要把浴室的热水给弄没了。

是个大好晴天，南州大街上还有不少拎着皮箱刚抵埠的人。潮信转进南大学街，将到银行，一排开满紫粉红细条儿密扎扎的花，十分华丽。他远远地看见银行里挤得水泼不进，猛省开学这种紧张时期，光顾银行的人最多，他居然故意延挨，香伦那边恐怕会迟到，她又是最不耐烦等人的，但也无可奈何。进去只见一条长龙，见首不见尾，寻着尾巴，惟有死心塌地排队。

实际上并不如想象中那么难挨，等等也就快到了。他前一点有一对年轻的东方夫妇，或许只是情侣。这时候那

个女的在一个胶袋里找东西，划拉划拉找不着，那个男的也帮着找，两条象牙手急麻麻挖掘一气，粗声粗气直唠叨，听得见是国语，那么是台湾来的了。他看起来极粗鲁，生气了，象一头睡梦中被吵醒的狮子，头发梳反了似的，一件绉巴巴的淡黄衬衫，葱绿灯芯绒吊脚裤，露出一截儿白袜子，有点初出茅庐的味道。他一味地说：“我明明给了你的呀。”那个女的一味地说：“我明明放在这里的呀。”那个男的越嚷越大声，踱着步，象有过多能量而无用武之地。潮信看他们小两口儿吵架，忍不住笑，很不好意思，转开去假装笑别的。那个女的说：“大庭广众你直嚷嚷什么，倒是想法子呀，快到我们了，可别阻着人家。”她一直背着脸，瘦挑个子，乌亮的软缎似的发，用橡皮筋松松地箍作一把，声音非常好听，想来应该很秀丽。那个男的觉察到潮信在笑，也有点不好意思，没料着有人听得懂，向那女的说：“走吧，再去补一张，那有什么法子可想，没麻烦找麻烦。”两人便离了队。那个女的转过身来，窄条脸儿，细眉杏眼，倒的确有几分秀气，只是肤色黑黑的，鼻子旁边一颗黑痣，使她有一种坚执的神情，仿佛因为那颗痣，她这人在世上着了墨。潮信不禁暗暗叫屈，怎么会看上那个鲁男儿的，空自糟蹋了她。

办完事出来，香伦已经在等着了，潮信当即说：“对不起，人挤得很。姚倩芸走了？”

“走了。”香伦道。

两人相并穿过西电机大楼的拱门，向商业区那边走去。

潮信看见她手里的塑料袋，想是又买了许多不必要的东西，两人一路上说着闲话。这两天校园真是热闹起来了；

草地躺着许多晒太阳的男女，水泥地上脚踏车风驰来去。他想起整个的春天与夏天，校园里虽不至于冷清，然而整片校园懒吁吁地躺在那里，顶多只是一股浩大的繁华静静地流动，不象现在泼泼溅溅，到处的惊梦香尘。两人走着，都有一种青春历历之感。

“这学期还做不做兼职？”香伦问他。

“做，怎么不做，找都找了，在历史部门里头，替一些历史课放影片。”

香伦道：“我看你也太辛苦了，做了一个暑假，歇都不歇。”

潮信道：“有什么好歇的，时间多了反而觉得无聊。”

香伦道：“谁说的，多玩玩，多逛逛嘛，这是你的大学生活呀，一生人只得一次。”

潮信道：“你以为我真想做，这也是不得已的事。”这一来又勾起许多心事。这州立大学，学费之昂贵，拍得上哈佛史丹佛那些私立高尚学府，名望又没有人家高，叫人念起来气不顺心不服的。当初选它，也是人望高处；不录取倒也罢了，既然录取了，似乎没有拒绝的理由。他知道父亲借了不少钱供他，将来毕业了，头一两年做事的工资少不得要拿去还债。

香伦又说：“刚才在书店里碰见张建义，说下礼拜陈西乔生日，想给他搞个生日会，叫我帮忙。我想我的饼正好趁此发落掉，要不然这种天气也怕馊。”

潮信暗笑，迎新会才说不怕搁，现在又说怕馊了。

她挽住他的手说：“生日会你可一定要去，要不然人家以为你做什么呢。”

他说：“好。”

走经眉臣堂的时候，潮信突然道：“最讨厌那种人！”

香伦说：“谁？”

他呶呶嘴，香伦看时，却是一个长头发鹅蛋脸的东方女子，一袭毛巾质白长裙，宽肩细腰，大踏步迎面走来。

香伦道：“我还以为你说同性恋呢，那有什么好讨厌的。”

潮信道：“我最看不过这些美国华侨，一个个象总统夫人似的，嚣张得要命。”

香伦瞪眼道：“男的呢？”

“象新上任的总统。”

香伦笑笑，回头看看那女的，本来不觉得，经潮信那么一说，好象真的有点嚣张似的。她说：“那也难怪，他们在这里长大的，跟美国人完全同化了，在我们眼中，就变成了嚣张。”

潮信道：“总之我就是不舒服，象我们吧，看到中国人都感到特别亲切，觉得是自己人，华侨就不，好象是比我们高一筹，满口叽哩呱啦的英语有什么了不得似的。”

香伦觉得他偏激了一点，但对于这些较富社会性的问题他向来诸多理论，也不去答辩，只道：“不至于全都会这个样子那样子。”

潮信道：“会的我都看得出来。”

香伦笑道：“不会的看不出来，会的看得出来，那岂不是全都会。”

潮信也笑了，道：“我一言，你就九顶，不顶死我你不自在。”

香伦道：“就这样就顶死了你，我都不知死过多少回了。”

说笑间，那家用犹太面包做三明治的快餐店已经在望了。

开学一切纳入正轨。潮信的功课比香伦的繁重得多，常得坐车到北校园上课，中饭只靠早上弄的三明治打发，另一方面抽空工作，一天到晚难得在家，不过周末也和香伦厮熟的那一班人找乐子，不讳言自有它的乐趣。香伦本来就不是用功的人，大考往往仗着点小聪明过关，从来没失过手，更长了她的威风，理直气壮地忙她的兴之所至。

忙里光阴易过，转眼入冬，业已下了几场大雪。这天下午香伦和潮信托人载了一程，到高格尔超级市场添购东西回来，香伦把东西捧入厨房，腾东腾西地整理起来，潮信替她把雪楼拿到楼上去了，又下来，两只手抄在裤袋里倚着门看她。

她喃喃地数落道：“洗洁精买了没多久，一下子就用光了，从来就不见他们买点什么回来。”开闭着冰箱又说：“上次买的包米粒不知谁拿去吃了，还没开口的呢，赶明儿也拿他们的吃吃。”

潮信道：“你又不知道是谁拿的，可别吃错好人的东西。”

“一定是那个犹太人。”

潮信道：“你就是老针对他，人家哪里得罪你了。”

香伦道：“我就是不喜欢他。一天晚上我回来，看见他群着一伙人在后院里吸大麻，简直蛇鼠一窝，又一天到晚